



兄弟
如手足
XIONGDI RUSHOUZU

张石山◎著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兄弟如手足

XIONGDI RUSHOUZU

张石山◎著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兄弟如手足 / 张石山著. —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06

ISBN 7 - 5302 - 0842 - X

I. 兄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04502 号

兄弟如手足

XIONGDI RU SHOUZU

张石山 著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总发行

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*

787 × 1092 16 开本 25.125 印张 360 千字

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8000

ISBN 7 - 5302 - 0842 - X

I · 807 定价: 26.00 元

质量投诉电话: 010 - 58572393

开 篇

石门掌的农民石罗锅新近遇上了天大的糟心事。

石罗锅两个儿子名字取得好，一个叫金河，一个叫银河；巴望孩子有出息，日后生活大翻身，挣下的金银如河水流不尽。金河读书进步，眼下快要大学毕业；银河上省城打工，票子挣得也不少。石门掌全村人都评价，石罗锅的苦日子快熬出头了！

谁知道两个儿子长到二十好几，统统和老爹闹开了别扭。石罗锅一辈子受苦下累，脊背上的罗锅养了箩筐大，为儿子们淌了多少血汗、费了多少心机。想不到两个儿子一对儿不省心！老汉气得指鸡骂狗，跳脚蹦高，决定亲自上省城和两个“灰孙子”见个高低。

想当年，两个儿子金河、银河念罢小学，到了出村读中学的年龄，石罗锅硬是因为家穷，竟然凑不齐有限的几个学费。要依他的心思，两个儿子念书念到小学毕业，不错啦！种地欺负土坷垃，认得个名字、数得清指头，可以啦！村干部动员，学校老师家访，说是至少得有一个孩子念书。念书，轻轻巧巧背一只书包，凉凉爽爽在教室里休憩，那敢情是舒服。万一祖上有德，门下真个出来一个读书人，日后成了“公家人”，坐办公室，不用风吹日晒就能挣钱，那敢情是风光。可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，到底该让哪一个儿子念书享福、让哪一个儿子种地受苦呢？

石罗锅实在是给逼在那儿了，结果不得已只好采用了一个抓阄儿的办法。黑黢黢的大手里，捻弄了一粒黄豆，左手倒在右手、右手倒回左手。准备任由两个儿子来猜测，谁要猜中黄豆，谁就去上学。

别看石罗锅脾气不好，平常对两个儿子非打即骂好凶唬，心里着实喜欢一对儿宝贝。金河机灵些，念书成绩也不赖；银河老实些，天性憨厚念书爱用功。到底该让哪个儿子去念书呢？心里好生委决

兄弟如手足 XIONG DI RU SHOU ZU

不下。手里捻弄着黄豆粒，石罗锅临时决定考究一番。

他就故意说：“念书有个什么好哩？那些字比蜘蛛腿还多，看得人头疼；认不来字，老师还要打手板儿。哪如不念书自在！”

不料两个孩子都想念书。

金河说：“我要念书！”

银河也说：“我要念书！”

石罗锅便更加作难了：“看看，都要念书，谁也不让谁！——那你们就给我好好说一说，念书到底有些什么好？”

银河抢先说：“念了书，能认字，会打算盘，将来能在村里当会计！”

石罗锅心里有些高兴，小儿子竟然有点儿志向哪！

金河到底大了一岁，说的却是更豪迈：“我要念完中学考大学，将来不用当农民，在城里找工作挣钱，能够养活爹妈！”

大儿子金河说的更能打动人，鬼使神差的，石罗锅突然就生出几分偏心来。他把一粒黄豆偷偷藏过，伸出两只空拳头来让两个孩子抓阉儿。

金河要先猜，石罗锅缩回拳头：“你是当哥哥的，就不能让一让？”

金河撅了嘴，但果然就让开来一步，冲银河说：“就让给你先抓！先抓就能保证抓上豆豆？”

银河当先来猜，抓住父亲这个拳头摇摇、抓住父亲那只拳头听听，好不认真！石罗锅心里不由一阵酸楚，自己分明是在欺骗二小子呀！面上却不动声色，更加坦然地将拳头伸出来。银河终于选择了一只拳头掰开来，大巴掌里却是空的！小小银河好生失望。

金河在一旁已经雀跃欢呼开了：“那只拳头不用看喽！我要出村上学喽！”

银河默默地使拳头去抹眼眶。石罗锅觉得自己的眼眶也潮潮的了。

不管是人为作怪，还是听天由命，一粒黄豆、一个念头，就决定了孩子不同的命运。石家两兄弟结果是金河念了书，银河小小年

纪砍柴、放牛、种责任田。银河本来认识不多几个字，渐渐也都忘光；不觉长成虎彪彪一条大后生，帮助老爹种地养家，全力以赴支持金河读书。银河好像就那么接受了不公的命运安排，石罗锅心底则始终存了对二小子的几分歉疚。好在金河知道自己念书不易，知道那是牺牲了自己亲兄弟的读书权利才换来的机会，在县城中学读书名列前茅，最后还考取了省城的一所大学！石门掌多少年出了一名大学生，简直是全村轰动！

然而，穷困山区、贫寒农家，供给一名大学生谈何容易。就说是“如牛负重”，毫不为过。自从考上大学，金河自己就开始打零工，千方百计要节俭老爹和弟弟的血汗钱。石罗锅脊背上的罗锅越来越大，脸上的皱纹又密又深。在银河默默的牺牲奉献帮助下，金河总算快要大学毕业了！

但石罗锅并没有松得一口气。金河、银河都奔二十好几，又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。石罗锅夫妻俩为人父母，责任还远远没有完成。

依村里的乡俗习惯，说亲保媒却是要轮大排小。金河念书当书公子已然占了便宜，银河受苦下累已然付出代价，但说亲总得先考虑金河。石罗锅心里也觉得实在对不住二小子，但大道理摆在那儿，许多安排又不得不然。

终于，银河不干了！老实的儿子这回简直就是造反了！后生大了几岁，觉得父母太偏心；还开始怀疑当年抓阉儿的时候老爹使了诡计，就更加恼火激动。结果，愤愤地离家出走，独自到省城去打工。给家里撂下话说：我给家里扛长工扛够了！你们不考虑我的前程，从此我也不管你们享福受罪！我自己打工挣钱去！我自己挣钱给自己娶老婆！银河火冒喧阗闹了个不亦乐乎，石罗锅无可奈何。自己先对不住孩子，孩子生气上火情有可原！

银河外出打工，假如真个能够自己挣钱给自己讨得老婆，岂不也好。家里给金河说的一门亲事，就先紧锣密鼓操办起来。大小子大学眼看要毕业，等他挣下工资，他总该孝敬爹妈几分。石罗锅的本心，实在是害怕儿子在省城念书把心念野了，自己找下老婆在外头过小日子。到那时节，就算儿子有孝心，还恐怕当不了媳妇的家。

兄弟如手足 XIONG DI RU SHOU ZU

找个农村女人或许能拴住儿子的心。培养一回大学生，种了一亩“铁杆庄稼”，总得有所收获。

石罗锅万万想不到，托村里小学的李老师把书信写上去，做爹妈的一片苦心说了个风雨不透。金河写信回来，竟然来了个坚决拒绝！说是死活不要农村女人，坚决反对父母包办，无论如何不肯当“简单繁殖”的机器！种种话语，决绝无情。一个儿子跑了，不肯扛长工；一个儿子不回来，眼看就是放了野鸽子。

你说石罗锅糟心不糟心！所以，老汉憋了一肚皮火气，要上省城和两个儿子见一回真章儿、论一个短长。这倒不用干啦！你们看着你爹老蛇无毒，管不了你们两个王八蛋啦？

石罗锅原来却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银河打工，受苦受累，挣钱原来不容易。没有文化，没有技术，单单卖苦力，何况人所共知打工族在城里还要常受欺压备受歧视。最是金河苦恼：大学毕业，找不到工作；尝试打工，处处碰壁。班上一个相好的女同学，因为考虑工作安排，竟然屈服于现实压力，已经移情别恋！

金河银河，兄弟手足，尽管文化高低不同，眼下却双双成了打工族。两兄弟最终还到了同一家公司，一起卖苦力，共同打拼生活。

这一对儿兄弟，在打工的过程中，如此这般就演绎出属于他们的一段精彩故事来。

精彩故事里边，关于年轻人必然要有的感情、爱情、失恋、出轨种种花招，却果然最精彩。最精彩的故事，去掉枝叶，归纳起来，便是“两个男人与四个女人的故事”。

第一章

两兄弟打工的故事，咱先从面临大学毕业的金河说起。

大学生一毕业，照过去的情况，那就等于已经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了。往下，不能说坐享其成，至少也具备了发展起步的良好基础。谁知金河他们这一届大学毕业生，国家不再包分配，一下子把他们推向社会，推向市场。一夜之间，他们的皇粮断了，要自己找食来吃。于是他们不得不满省城跑着找工作，找接收单位。也就在结业前的这一段，同学们一起面临了严峻的考验，跳的、跑的、哭的、喊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众生众相，江湖大乱。

金河他们班四十来个同学里边，好像唯有石金河与他们的班长陈尔东相对清醒。石金河从社会底层来，生活教给他自我奋斗的心理准备似乎更多；自己又不愿意离开省城，只有个人努力去打拼。陈尔东出身权贵干部家庭，从家里看到的净是官场内幕，生活让他早就领略到过多的虚伪与做作。至于工作，当然要利用自身的优势条件来任意挑拣。

石金河因为家庭没有背景，没有什么交换的条件，特别是没有任何城市背景，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，尝到的是碰壁、碰壁、再碰壁。前些日子凭着有些文字功底，到某报社应考混到了一个差事，算聘任制，没有基本工资，按采编发行的成绩提成。今天去打探，又突然被更有背景的人给挤兑下来。心情大坏，怏怏不乐的，只得垂头丧气回到他平日打工的“又一村”餐馆。

石金河上大学期间为自己挣学费，就已经在这家小餐馆打零工了。“又一村”是西城西海子边的一家小餐馆，与城市背街小巷常见的那种街头小餐馆一样。门面不大，三五个人，三五张桌子，做点儿家常菜，卖些应时饭食。这天，不到晚饭正餐时间，只有高马丽在抹桌子、赶苍蝇，支应门面。面案上的小师傅乔二棒一脸的不高兴。

兄弟如手足 X I O N G D I R U S H O U Z U

高马丽是个美丽、善良、精干、利索的姑娘，来自大骨节地方病的贫困县。去年为了逃婚到省城来打工，凭着自己的聪明勤快，在这个小餐馆里站住了脚。而面案上的乔二棒，从黄河边的苦焦地方来，干活不惜力，却爱唠叨。他没上过几天学，因此从石金河来的第一天，就对这个大学生有一股子天然反感。他是与高马丽脚前脚后进餐馆的，心里暗暗喜欢着高马丽；而自从石金河出现之后，高马丽的心思就放在石金河身上。这就让先来的乔二棒心里酸溜溜的，对石金河横竖看不顺眼。

金河出去跑工作，到现在不露面，乔二棒便唠叨上了：“挣着这儿的工钱，老迟到！地板是我们拖的，玻璃是我们擦的；我都和起一袋子面啦。葱不是葱，蒜不是蒜，凭啥成天来混饭？”乔二棒一边数落，一边将一根擀面杖在面案上敲得“咣咣”响。

高马丽在厅堂里接了茬儿：“我说乔二棒，你别放羊的吓唬割草的。‘葱不是葱，蒜不是蒜’，你那是数落谁呀？像金河那样的大学生肯来这小餐馆打工，那是‘又一村’的光荣！像你这号和泥揣面的把势，到街上赶羊似的一赶一群！”

乔二棒马上回敬：“高马丽，你也不用一门心思巴结人家大学生。人家快毕业喽，插上翅膀，马上就要‘嘟嘟噜’飞走喽！”

“二棒你别胡说啊！我什么时候巴结他啦？人家有对象，能看得起我？我犯得上巴结人家吗？”乔二棒不再言语，却将一根擀面杖摔打得更加起劲。

高马丽拎了一捆葱到厅堂去。“乔二棒！别摔打那根哭丧棒啦！你不嫌乱，我们还嫌乱乎哩！”

里间，乔二棒果然不再敲打，只剩下嘟嘟嚷嚷。“干活儿的时候，我和你是‘我们’；你的心里呀，和人家大学生才是‘我们’。”

石金河在这儿打工有一年多，付出劳动，拿走报酬，从来也没觉得这个小餐馆与他的归宿有什么瓜葛。但今天披了一身沮丧踏进“又一村”门槛时，迎面竟生出一种回巢的感觉。

他从旁门匆匆奔进，忙忙地换工作服，然后赶紧参加剥葱。此时，高马丽看到石金河像一头犹斗的困兽，脸皮绷得紧紧的，将下

巴骨都显出来了，就知道他找工作又不顺心。她看他的眼光就多了几分同情与安慰。高马丽沏了一杯热茶递给金河：“你先喝口水，这里又没耽误什么事儿。”

说着将两把葱胡噜到自己跟前，一边剥葱，一边找话题来聊谈。“我说金河，你大学毕业了，该分配工作了吧？你会分到哪儿呢？到时候恐怕就……就看不起我们……我们这‘又一村’了吧？”

说到分配，金河满腹心事的样子，欲言又止。里间乔二棒来了神儿，狠劲揣面，愤愤嘀咕：“你巴结人家，人家偏不喜欢你。不喜欢，不喜欢。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！”金河最近难免迟到，乔二棒发牢骚，也就忍了，高马丽却冲里间喝止道：“乔二棒，你给我闭嘴，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啊！”二棒果然就不再言语。

金河笑笑说：“高马丽，还是你行。乔二棒在你跟前，整个儿一个没脾气！”高马丽想解释，又无从解释。

这时，有人进了店堂。推门进来的是金河他们毕业班的班长陈尔东。金河确实意想不到班长会在这儿出现：“陈尔东？”

陈尔东穿着入时，仔细打量金河打工的环境，流露出满脸的不屑。“哈哈，早就听说你在这著名的‘又一村’打工，还真没来过。不错，不错！真的是不错！哈哈，蛮好，不错！”

金河有些冷冷地说：“陈尔东，你不是专门来进行友好参观访问的吧？”

陈尔东顾盼自雄地说：“那倒不是。这会儿该有多忙呀！在毕业之前，我不是还给你们当着班长吗？大家要照一张毕业纪念合影，要印一本通讯录什么的；最当紧的，是大伙儿提出，一定要搞一次毕业聚餐！聚餐，我和几位班委合计过了，咱们的班费有限，我还得另外想办法筹钱。所以哪，咱们不宜过分摆谱，聚餐的地界就定在这儿了！”

金河又是一个没想到：“在这儿搞聚餐？”

高马丽有些替金河作难。乔二棒也琢磨出什么意味来了，不免幸灾乐祸。

陈尔东侃侃而谈：“金河，我可是一片好心。你在这儿打工，这

个什么‘又一村’曾经有人整桌地来包过饭吗？肯定没有！咱们毕业聚餐，好歹两三桌，大小是一桩生意、一笔买卖，怎么着也算帮你壮一回面子！就这么定了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高马丽看金河。金河当即回答道：“班长给我面子，我还能不领情、不要面子吗？好啦，就这么定了！”

陈尔东要告辞离去，突然想起一个话题似的：“金河，快毕业了，你和温小寒的关系，是合是分，该最后确定了吧？”金河看看高马丽，高马丽知趣地躲开，故意在里间与乔二棒挨挨挤挤。

金河严肃起来：“陈尔东，班长工作再忙，你也忙不到关心我个人隐私的份儿上吧？”

陈尔东却一派从容：“金河，你别误会。千万不要误会！话说天下大势，合久必分、分久必合。温小寒是从小城镇来的，比你强也强得有限。你就甭提了，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。就说温小寒，在省城没亲没故的，她能够轻易找到工作吗？回乡下、回县城，她乐意吗？我呢，和她就随便聊了那么几句，想帮助她安排一个差不多的工作。她呢，也没拒绝。当然，我可绝对没有别的意思！最多呢，我是英雄救美，绝对不会横刀夺爱！你放心，你完全可以放心！你不会特别在意我从旁小小帮助一下温小寒的吧？”

毕业在即，求职困难，另一个男生要出面帮助自己的女朋友，助人为乐的名堂背后是暗藏的雄性之间的激烈竞争。金河知道此时此刻自己几乎是处于绝对的劣势，他所能够做到的只是保持一个男人的尊严。事起仓促，金河连忙应对：“温小寒和我没有确定什么关系，即便和我相处不错、乃至是恋爱关系，她也完全具有独立人格！有权重新选择！你乐意帮助她、她乐意接受你的帮助，那是你们两个人的事，我干吗要在意？我何必要在意？我凭什么要在意呢？”

陈尔东有备而来：“好好，够豪爽、有气魄！那我就那么办啦！”

像两名剑客对剑，刚一交手，倏然罢斗。陈尔东扭身离去。餐馆厅堂里金河不禁愣神。

制作间里，乔二棒要扮鬼脸，被高马丽狠狠戳了一肘子。

陈尔东身边不愁没女孩子。他的家庭背景、翩翩风度以及阔绰

的出手，将自己塑造成许多女孩子欣赏的白马王子形象。可他见土里土气的石金河竟然摘走了班花温小寒，这让他感到极度不平衡。他起码认为在同学面前是一件很栽面儿的事。毕业的乱世给了陈尔东机会，他要出手了。他要在温小寒面前重塑形象，在毕业前把自己在班花身上情场失意的纪录改写。

石金河也想在城里做一番事业。但他也深知，没有背景靠山能依赖，没有海外金山能投资，没有百万富翁遗产能继承，他的许多梦想就是白日梦。本来已经基本确定的报社工作被人挤掉，金河简直措手不及。自己的工作没有着落，女朋友温小寒和自己的关系又分明受到了威胁。他内心不禁相当紧张，乃至有些焦虑了。好在他在饭店打工的同时，还多了一手准备，到一家保险公司应聘，开始学做保险推销业务。

这天，他将一沓子保单揣在身上，准备开始自己的生存竞争。他的目标，早已锁定省城名堂响亮的冶金集团公司。这是他考上大学来到省城后，第一眼见到的大公司，那一眼让他终生难忘。这么大的公司哪一天都有百万进账，买几张保单那还不是小菜一碟。事先打听了老总的姓名，相貌，而且打听到老总今天在公司。他把所要采取的策略与对话在胸中温习了一遍，忐忑不安地等在公司门前。将到下班时分，楼前大厅有职员下班出来，金河翘首观望，紧张得浑身发热。临阵磨枪掏出保险单，慌慌看看，又急忙揣起。

终于等到集团公司老总被属下簇拥着，谈笑风生步出厅门。石金河便一提气，奋勇冲上前去。可是还未到跟前，就被一双大手推到一边，那种反应与力道分明是对付刺客的。他顾不得疼痛，大声对老总喊道：“钱老总，钱总！你怎么能放过一次机会呢？不拒细流，方能成其大呀，钱总！”连声高喊，加上话语莫名其妙，钱老总到底停住了脚步。钱老总只是那么一瞥，已经把来人从头到脚看个透彻。他是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，对寒酸的服饰，像见了穷亲戚一样远远就认出来了。他冷冷地笑了笑：“怎么，你要给我送生意做？”

金河见他搭腔了，便抓住这根稻草不放：“是的，钱老总，你不妨看一眼，我这儿有让你万无一失的保险单……”

兄弟如手足 XIONG DI RU SHOU ZU

擦身而过的秘书早已领会了老总冷笑的内涵，一边推开金河，一边不屑地说道：“看你这身打扮，像个有生意做的？”

豪华轿车早已高速起步，消逝远去。金河像一截无用的木桩被立在马路边上，脸红得要破。

金河他们班今天拍毕业照，大家全体合影的背景选在大学的图书馆楼门前。毫无疑问，这是全班四十来个人今生第一次、恐怕也是最后一次全体合影。合影前，大家握手言欢、提前告别，说了许多慷慨话语，互道珍重云云，有的甚至因为曾经的芥蒂相互道歉，表示了谅解。合影中，人人都注视了镜头。尽管表情各异，有的异常庄重、有的故作潇洒，但无不极其认真。仿佛自己要留住这历史的一刻，仿佛要在历史的一刻留住青春。仿佛闪光灯戛然一亮，隔断了历史。合影后大家哄然散去，好像真的已经开始各奔前程。

走向宿舍的路上，石金河叫住了温小寒，约她在校园走走。他们沿着宿舍楼前的花坛走了一段。那边已经有人在收拾行李，学校已经通知限期离开校园。一种树倒猢狲散的凄凉暗暗流了过来。

金河便一时沉闷。温小寒靠他一下：“说话呀！叫人出来，你又闷着头不吭声。玩儿什么深沉哪？”

金河有些口拙地问道：“陈尔东找你说了事了吧？”

温小寒迟疑了片刻，语气突然高了起来：“嚯！我的一举一动，你什么都知道嘛！”温小寒猜到他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为这件事，她没有先开口也是为了这件事。此刻之前，她似乎觉得有点儿对不起石金河，他一开口追问，她反倒觉得自己没什么需要道歉。于是，口气不悦，反客为主。

前天黄昏，陈尔东约她说事，与她也是走在这条花坛甬道上。陈尔东约她来，她一开始就觉出了这次散步并不那么简单。她有些警惕，约略感到一丝不安。温小寒疑问道：“陈尔东，我说这里怎么有点儿像约会的地方啊？”

陈尔东回答：“温小寒，你太敏感了吧？我提议上教室，你说太显眼；到我的寝室，你又嫌不方便；到这儿，成了搞‘约会’！找你

说几句话，好像我怎么了你或者是准备怎么你似的！”

“好啦好啦，接着说吧！”

陈尔东就如实坦诚地告诉了：“准备帮助你安排工作的事，我和石金河讲啦！”

温小寒则处处显出了不安：“有病！帮我安排工作，碍着石金河什么事？”

陈尔东口若悬河，煞有介事：“咱们毕业求职的关键时刻，我觉着有能力帮你一把；扪心自问，这点想法，又不是什么卑劣念头、不可告人。可是，介入到你和石金河中间，就像个‘第三者’似的，好像怀了一个鬼胎。后来，我想通啦，既然不存私心，我又何必鬼鬼祟祟、惴惴不安呢？干脆，捅破这层窗户纸，开诚布公讲在当面！我不必做贼似的，石金河也无须提心吊胆！”

话题深入，温小寒不由肃然了。“金河他怎么讲？”

“他说，从任何意义上讲，我帮你安排工作都是好事。他还说，你是独立人格，有权作出任何自由选择。”

温小寒有几分希冀、几份担心：“你真的是要无私地帮助我找工作？”

陈尔东拍着胸脯：“我家在省城，关系总比你多一些。能帮你一把，为什么不肯出手？天理良心，我不求别的，只求一个助人为乐、心地光明！至于我到底是不是有私心，怎么说呢？班上那么多女同学，工作没着落的不是一个，我为什么单单要帮助你？戳穿了讲，我就是怀了私心！区区寸心，这里面都是爱呀！”在落日阳光余晖里，陈尔东侃侃而谈，一派坦诚。

此刻，既然金河提起，温小寒便也不再回避：“是的，陈尔东是找我啦！说了班上同学聚餐的事，还说了要帮助我找工作的事。你不是已经知道了？”

金河解释道：“我可没有监视你！是陈尔东自己讲要帮助你安排工作。我想起，就随口问问。”

“你们两个人背着谈论，谈判什么似的，把我当成什么了？”

“不是我们两个谈判，是他单方面找我谈判。况且，陈尔东找



兄弟如手足 XIONG DI RU SHOU ZU

我，那也不是谈判！是告知。有个雷锋式的人肯主动帮你安排工作，那是好事儿呀！我该说什么？替你拒绝？我有权利替你拒绝吗？”

温小寒冷笑了一声：“还是好人好事！你要觉得是好事，那也行！我也省得心里不自在！”

“你要是自己把持稳了，就不会不自在。”

“我怎么把持不稳了？卖身投靠啦？卖友求荣啦？真有那心，也不必等到今天。”

温小寒的这番话这当儿说出来，本来有些表白的意味，可是她语气里夹有嘲讽，金河心里又有些痛苦，气氛就发闷了。只能听到两个人的脚步声。不觉到了一片草坪，看见了长凳，这是他们过去依偎坐过的地方。温小寒偷看金河，轻柔地询问：“报社的工作怎么样？你可得要抓紧。”

金河一脸的沉重，咬了咬牙：“努力争取了一段，眼看着刚有点儿眉目，一下子被人顶替了。要是个像样的、高智商的、有学识的也行，偏是个生瓜蛋子。这根本就不是能力的较量！”

温小寒的手指柔柔地点点金河的手心：“你也别太沮丧。这就是社会、现实。从此，我们要从乌托邦进入现实社会了。现实的商品社会不相信眼泪啊！”

金河终于舒缓了脸色，换了一种语调说话：“没想到大学毕业，求职这么难。这种情况之下，有人帮你安排工作，这是求之不得呀！咱们实在不该意气用事，工作八字不见一撇，你我先闹不愉快，何必呢？”

温小寒低了头，说：“我看，陈尔东的话，也就是说说。真还不知怎么着。”

金河心里说，他给别人办事也许是有一搭没一搭，给你，一定会使劲。嘴上却说：“但愿陈尔东法力无边！”

温小寒目光迷茫地靠着石金河：“陈尔东真的帮成了我，你的工作问题怎么办？要是我的工作安排最终也泡了汤，那我们怎么办？”

金河苦笑了一下：“我想，两个溺水者，肯定难以互相救助。要是单剩了我一个，怎么都好说。当保安做打手，就做打手！当壮工扛麻袋，就扛麻袋！”

温小寒又往他怀里靠了靠：“我当初还就是看上你的这宽厚的肩头了。可它竟要去扛麻袋？你不怕吃苦，好像我多么怕苦怕累，成了你的累赘！你觉着我吃不了苦，是吗？你还真错了！”

金河欣慰地看着小寒，面色平和了。这时，暮色沉沉地垂落下来。“说是那么说，有半分奈何，谁肯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和自己一块儿遭罪啊！”

“谁是你‘心爱的女人’啦？德行！”

金河有些动情，要来挽温小寒的胳膊，温小寒委婉地避开了。温小寒有些担心地说：“班上定了在你打工的小饭馆聚餐，你心里没有什么吧？”

金河说道：“我们虽然来自乡下，但是无须自卑。平心而论，有时别人也许没有什么主观故意，恰恰是我们自己过于敏感。本来我就在小餐馆打工端盘子嘛！你呢，不也做过一段家教？”

温小寒摇摇手：“快甭提我那一段啦！十年寒窗，大学毕业，陈尔东要是真的能帮我安排了工作，那我可就熬出头喽！”

“又一村”餐馆招徕了第一桩大生意，今天便着意打扮了一下。门前飘了两只气球，屋顶挂了三条彩色拉纸串；厅堂里，方桌并成大台面，雅座间里甚至铺了一块桌布。同学们在里、外间分头坐定。

正给大家斟茶的高马丽见到温小寒与陈尔东走进来，微笑着点头招呼。她往后边看，石金河已经走进制作间，帮着乔二棒摆凉菜碟子。碟子摆完了，乔二棒说：“你看什么？它们自己又不长腿，走不到桌面上。”

饭店今儿忙，还就忙了一个乔二棒；况且，是自己的同学来聚会，金河不计较，端了托盘便要开始跑堂。这儿刚迈步，却被高马丽迎面拦住：“哎，你干什么？同学聚会，还能让你端盘子上菜？快，脱了工作服，你也坐那儿去！”乔二棒比画了个架势：“月亮进家——这可就‘越（月）来啦’！要上桌子当客人啦！来吧，跳到托盘上，把你顶到头上供起来！”

高马丽给石金河解扣子，往下拽衣服：“二棒你少拱火！金河，你们同学毕业聚餐，你怎么能不坐？今儿你不是跑堂的，你是顾客，



兄弟如手足 XIONG DI RU SHOU ZU

要没有你，哪儿有今天的这桌饭？你的贡献大了去啦。”

陈尔东眼睛瞟了这边，走进工作间来：“石金河，今日聚餐的都是自己同学，脸面上下不去，就别端盘子了。我给老板说一声去。”

“谢了，班座，这是‘又一村’，不是大学某一班。再说了，我石金河在‘又一村’打工，又不是非法移民，没什么必要躲躲藏藏。说实话吧，你们来这儿的路上，一定就已经在想着看我端盘子上菜的那种感觉了。我不能让来参加这次聚餐的同学们失望。”

陈尔东拍拍石金河的肩头，低声说：“我是讲温小寒在场，你怎么能店小二似的出场？不怕刺激她的自尊？她可是相信过自己的选择的。”

金河朗声说：“正大光明地劳动，又不是巧夺豪取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毛主席当年不是还在图书馆打过工？英雄不怕出身低。你闪开吧！”

石金河学着电影上的表演，把过去店小二跑堂的那一口吆喝出来，有板有眼：“请让一下，一盘猪耳朵，一盘花心莲，一瓶杏花村，来啦！”

同学们愣了一下，随即都笑了起来，大伙儿只当是金河的一次幽默，玩儿起乐子来。小皮趁机便要扩大预期效果：“咳咳，咱们什么服务都享受过，可这同班同学端盘子上菜，还真是他处没有，仅此一家。”

这可不像是玩乐子了。温小寒瞪了他一眼，知道这号皮子得靠陈尔东收拾；可是她见陈尔东没听见似的，低头与跟前的人说着什么，根本就不往这边看。她便隐忍了，省得扩大了事态更引起人注意。

金河又去招呼厅堂那一桌，高马丽看不下去了：“什么大学生呀！金河，我来！”

金河跳进河里，早已不惧湿鞋：“也许你不理解，可是你一定看得见，某些同学就是要看我石金河怎么跑堂、怎么伺候大爷似的伺候大伙儿。我就好好跑一回堂叫人们看看！跑堂，打工嘛！打工要是丢人，城里倒没有打工族啦！你听我再吆喝一遍。——现切现调的灌肠一盘，来啦！”

金河还自然大方地做了一个“请用餐”的标准手势，然后立在